

“海内三古文家合像”与清季古文风尚

陆胤

在合照的当初,林纾作为“汉文高师”进入吴汝纶的视野,应该跟他在新式学堂中从事古文教学的背景有关。换言之,林纾和严复一样,都被吴汝纶认作是“新而能旧”的人物。那么,反过来,在实际上并不以桐城或湘乡文派自限的林纾那里,吴汝纶的份量又有多重?

古来文士好交游,兰亭修禊、西园雅集,或载录诗文,或形之图画。清季西洋照相术传入,则又新创“合影”一法。盛事可记,前有丙申秋梁启超、谭嗣同、汪康年、孙宝瑄、宋恕等于上海绘楼戏仿“竹林七贤”之合照;败事有馀,则如光绪末袁世凯 PS 政敌岑春煊与康、梁合影而倾之的传说。寝假更以合影为炫耀资本、诈骗套路,流风馀韵,至今未沫。近翻民初天津《北洋画报》,得吴汝纶、林纾、冒广生三人合影一帧,时人艳称为“海内三古文家”,虽不若前述两合影之惊心动魄,却有关近代“古文”风尚流变,故不嫌琐,略作抉发。

1929 年 9 月 3 日《北洋画报》第二版刊出《近代三文学家遗像》(如图),题下注云:“林琴南(中)壮年时与吴挚甫、冒珣隐合影”。细审照片,则吴汝纶(挚甫,1840—1903)危坐于右,扶案作远视状;林纾(琴南,1852—1924)持扇伴坐于左,冒广生(鹤生,1873—1959)居中后立,二人视线正对前方。画报编者或许被照片上方“桐城吴汝纶挚甫、闽林纾琴南、如皋冒广生珣隐合影”的题字误导,把年辈顺序当成照相方位,遂错注居中者为林纾;称为“遗像”,更将当时还健在的冒广生认作古人。可知画报方面对这张照片的背景相当陌生。

按冒广生《小三吾亭词话》卷五(初刊宣统元年《国学萃编》第十九期)述及此照来历,有云:

余与琴南在五城学校共朝夕者五年,知琴南真能治古文,桐城吴挚父亦引为同调。三人者,尝为合象,陈石遗见之,诧曰:“此海内三古文家也。”挚父游日本,为书与琴南,以曾文正《古文四象》属琴南与余校勘,书未达,而挚父旋没。挚父歿后,其家人为刻遗集,琴南与余始得于所刻《尺牍》见之。

所称吴汝纶托林、冒校订《古文四象》之信,即《桐城吴先生尺牍》卷四所录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六日《与林琴南》一通。但当时二人并未收到。《冒鹤亭先生年谱》记述与词话略同,更补出合



《北洋画报》上的林纾(左)、冒广生(中)、吴汝纶合影

影时间:“时吴年六十三岁,林年五十一岁,先生年三十岁”,则应摄于光绪二十八年(1902)。此条下,年谱编者冒怀苏有一脚注,说明合影去向:“此照片至1959 年以前,笔者曾亲眼看过,色呈棕黄,尺寸相当大三十二开。……(后)下落不明。”

《小三吾亭词话》记陈衍(石遗,1856—1937)见此合影,并称吴、林、冒为“海内三古文家”,未免有点夸张。其时林纾、冒广生不过是流寓京城屡试不售的举人,均在五城中学堂担任教习。而吴汝纶则为名满天下的“曾门四弟子”之一,庚子年末应旧日幕主李鸿章之招入京协助议和,辛、壬之际更经管学大臣张百熙拜请而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,旋加五品卿衔东渡日本考察教育。无论年辈、官品还是文名,合影之时的吴汝纶均远逾林、冒之上,如何能相提并论?陈衍晚年曾讥斥林、冒二人学问空疏(见钱锺书记录《石语》),则其所谓“三古文家”,或一时徇人狡狴语,亦未可知。

不过,若追索此帧合影背后冒、林二人与吴汝纶往来的始末,则冒氏认取陈衍“三古文家”之目,虽难免援引标榜之讥,却也并非毫无根据。

凭借“祥符(周星诒)外孙、叔庸(黄绍第)佳婿、巢民佚民(冒襄)之苗裔”的家世与人脉,

冒广生少年时已“专心并力作名士”,遍交南北名流。他与古文家吴汝纶的缘分,尚可追溯到其外伯祖周星誉(叔哟,1822—1884)。周氏为同治四年(1865)乙丑会试同考官,吴汝纶即此科进士,早有师生之谊。而吴、冒二人直接联络,则始于冒氏外祖周星诒(季颢,1833—1904)的一桩积案。

大约光绪二十三年(1897)夏秋间,经由另一桐城学者萧穆(敬孚,1834—1904)转寄,吴汝纶收到了冒广生为外家周星誉、星诒等兄弟五人编辑的《五周先生集》;披读之下,感怆师友,旋即致书周星诒,信尾提及“老叔挂冠,似是丁雨生所薙髭,亦不得其详,并求惠示”(丁酉七月十七日《与周季颢》)。光绪初,周星诒为福建建宁知府,购得福州陈氏带经堂旧藏,中有孙星衍、严可均手校明临宋本《北堂书钞》,最可珍宝。按照冒广生日后的追述,时任福建巡抚丁日昌(雨生,1823—1882)亦好藏书,向周索取《北堂书钞》不得,便借口周在知府任上浮价购置“蚊船”(小型兵舰),将之革职羁留,限期赔偿亏损。是即吴信中所谓“挂冠”事。这桩积案不仅令周星诒赔尽珍藏书籍,更使他终身辗转苏、闽之间,晚年不胜其苦。吴汝纶既在信中问及此事,更通过与周家有深交的萧穆向冒广

生致意,“念师门之谊,欲为援手”(见《小三吾亭文甲集·与吴挚甫先生书》)。吴汝纶与冒广生的往还,应始于此时。

光绪二十四年(1898)闰三月,吴汝纶调动其游幕数十年的官场人脉,接连致信山西巡抚胡聘之(与吴氏同为周星誉乙丑会试门生)、福建布政使季邦桢、福建按察使李兴锐,为周星诒亏累案关说。三信均收入吴氏尺牍,笔法大致相同:即以冒广生辑《五周先生集》为介,援引早年凭诗稿四册说动曾国藩平反冤狱的经验,“欲再邀曾文正之惠”,极力抬高收信人,写得相当用力。周星诒读后亦深为感动,对冒广生云:“挚老拳拳高谊,上追北海,读其后幅,为之泪落。”(《冒广生友朋书札》,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 年版,第6 页)是年八月廿六日,吴汝纶托侄婿廉泉致信冒广生,告知已得李兴锐(信中作“前臬台”,因李此时已转任布政使)复书:“言已面商边帅(闽浙总督边宝泉),铁案不可移,爱莫能助”;同时李兴锐又派人到保定,带来口信,说曾建议“报身故”一法,边帅一笑不置可否。吴汝纶认为这是彼此心照可以活动的意思,建议冒广生亲自赴闽相商(《冒广生友朋书札》,第312 页;按此信原题“□泉”,当为廉泉。见周录祥《冒广生友朋书札》函作者补考十一则),

《古籍研究》总第66 卷)。

庚子乱中,冒广生作《当五君咏》诗,第一首即咏吴汝纶:“冀州当代文章伯,往岁曾通一尺书。云物三年成俯仰,乱离八口定何如……”(《小三吾亭诗》卷二)可知此时二人尚未晤面。次年(1901)冒氏往京师纳费为刑部郎中,十二月作《小三吾亭文甲集序》,自述文章师承:“二十岁以前喜读明、国朝人文集,彼时懵然未尝知所趋向也。其后读姚先生《古文辞类纂》,乃知所谓桐城家古文。其后读曾文正《圣哲画像记》及《欧阳生文集序》,乃知学所谓桐城家古文……间持其所为者,质之桐城吴挚甫、萧敬孚两先生,两先生不以为非”,则已自纳于“桐城派”门户中。冒氏文字祈向桐城,并不自此始。光绪二十五年(1899)或稍后,周星诒已转述萧穆称道其外孙“代作神道碑一通,谓为不仅近来少年罕有,即桐城老辈,自数大家外,亦自不能胜之云云”(《冒广生友朋书札》,第17 页;按:此信有“刚愎公此次南来,搜刮诸利”等语,指己亥间刚毅南下清理财税,故系于此年或稍后)。这本是老宿奖进之语,未必可以当真,却有可能从侧面强化冒广生的“桐城家”认同。当然,冒氏朋交遍天下,

(下转3 版) ➡

策划:
文汇报理评部
执行编辑:
李纯一 rsy@whb.cn
封面编辑:
陈韶旭 csx@whb.cn
封面图片:

出生于保加利亚的视觉艺术家克里斯托·克劳德(Christo Claude)原定于今年9 月18 日—10 月3 日实现与妻子珍妮·克劳德(Jeanne Claude)自1962 年即开始构思的“打包”巴黎凯旋门计划。1958—1964 年间,两人在凯旋门附近租了一间小公寓,萌生此想。打包计划将使用25000 平米的蓝色可回收聚丙烯布料和

7000 米的红绳。二人最著名的作品是1962 年“打包”德国国会大厦。珍妮于2009 年去世,而克里斯托于今年5 月31 日逝世。二人从不接受商业赞助,靠售卖草图和准备模型来支持最终的装置作品。图为克里斯托“打包”凯旋门的设计手稿。

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,关注文汇学人

